

李泰伯先生文集

711.114
54026

李泰伯先生文集

盱江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強兵策第一 計十首

兵之作尚矣黃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勁鷙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銳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強聖人不能以制褐夫矣所謂強兵者非曰日尋干戈暴骨萬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橫行天下也必有仁義存焉耳仁義之說何如曰歷觀世俗之論兵者多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爲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

兵之末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
者也將者駁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道
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乃知
君則崇用道德將則智信仁勇嚴並用之矣昔大道之行
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信言於漢王曰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爲霸
寶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
約法三章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也此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
信爲將以木罌缶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

君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以爲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泚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爲將者多知詐力而爲君者或不通仁義故雖百戰百勝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興愚者廢善者勸惡者懲賦歛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誰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

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
鵠漿待渴者以附子呼饑人彼寧無聊必死而已孰爲來
哉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爲將孟賁爲卒飛
兔爲騎太阿爲兵未易可圖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變
亦不可不慎也國家積德纍仁爲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
歌舞矣不幸戎心怙亂阻我王命師興三歲未獲振凱雖
天衷勤恤而軍事惟煩或以財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頗
或愁怨而西方尤甚矣伏惟發德音爲天下慮內以紓吾
民外以誘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強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曰以天下爲一身則諸夏腹心也夷狄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王則手足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役其氣而疲其神以端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脩諸內而後行諸外彼戎狄豺狼罔知禮義強則犯上弱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復侵軼顧權制之何如耳故當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於邊外足兵食內免饋運民以息肩國以省費旣安旣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逼以逸待勞以老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內前不敢進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

材木敝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傍男女困飢室家空虛行之
數年敵乘其弊此策之中也若帥師深入羸糧而隨少人
則攻戰不足多人則饋餼不繼道險而有伏勢孤而亡援
與無知之俗爭一旦之命萬一蹉跌禍在不測此策之下
也今將出上策則何如曰屯田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
未之從者其以地少可耕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
郡國民旣庶矣誠少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
誠無勤者可以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
民有困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內地授以生業
使之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隸于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

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別置屯軍
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合而籍之
以隸於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聚然後辨其夫
晦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立勸課時加督察勤
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矣既又爲之什伍立其長
帥賦以兵器與其甲冑乘其閒暇習之戰鬪是謂因內政
以寄軍令也然而武事興矣食既足兵既練禁旅未動而
屯軍固已銳矣以紅腐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
堅守國不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
愚弄其民于矢石間而我以餘力馭之亡有日矣或曰屯

田固便矣徙民內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用何如哉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徙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當是之時弗聞其擾也且以輦運之費爲徙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輦運則連年不息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此之謂乎然則民樂內徙而邊郡虛如之何曰嚮者民多而兵少故鬪者寡而驚者衆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鬪者衆而民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虛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姜師德皆以屯田利盡西土威震羌胡茲荐紳先生之

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強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爲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爲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巖廊之上可無四顧之憂矣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

曰今天下公田往往如是籍浚之產未嘗絕書或爲豪黨
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
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爲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爲之卒
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事男耕而後食女
蚕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
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亡養士
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筭也或曰議者多
稱鄉軍何如曰周礼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
一人比爲伍間爲兩族爲卒黨爲旅州爲師鄉爲軍此先
王之法也管子作寓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

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殺
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攘戎狄內
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人
之愛親戚重財物蓋天性也寇賊之來將殺我丁強虜我
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噍類皆有鬪心矣君
人者因民心而利導之既訓練之又將領之則其守戰至
死非賞罰使之然也竊觀近世鄉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
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
宿則吏卒至吏卒至而亡所獲益爲勞敝矣雖然豈惟野
而已哉不曰郡乎曰縣乎自非方鎮多無備預客軍百十

僅如逆旅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鄉軍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戶而爲之矣萬家五百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習未得理何者統帥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偏裨則戶民也戶民豈皆善撫御或失變故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令之所教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向背左右之宜耳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毆市人耳此謂訓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明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鄉軍日強屯軍以征戎鄉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

王之藩屏也

強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予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意者非東南之謂欤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是國無顏冉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

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願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筭路籃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太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軟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遷漢王於蜀分裂天下號稱爲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閩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常與西北校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日之士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韃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蔚江流

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擊
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策之矣南征
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江南之濱或一
盜肆電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
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向者征南蠻
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卽險阻出中國而入瘴癘狡穴
未堙而吾軍殆矣窮惟廟筭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
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誠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
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
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